

前言

戰地兒女

1989 年 11 月 9 日，第一段柏林圍牆豎起的 28 年後，東德共產黨發言人向世界發出聲明：子夜起，東德居民得以自由越過圍牆，進出象徵民主與資本經濟的西德。紀錄影片裡，成千上萬的民眾歡聲雷動地群聚在圍牆邊，有的跨坐在圍牆上高歌，有的揮舞德國國旗，有的欣喜若狂地自這座分隔東西柏林與民主共產對立陣營的巨牆槌敲下大塊水泥，粗糙崎嶇的水泥塊上帶著多年層疊的塗鴉噴漆，他們要將伴隨自己 20 餘年的沈重歷史帶回家存封。

柏林圍牆的倒下，象徵了冷戰時代的結束。在地球的另一邊，中國海外一座叫做金門的小島上，7 歲又 2 個多月的我剛剛吃完母親料理的早餐，背著書包準備出門上學。那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個結束的意義，我甚至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時代，以及我就出生在這個時代的尾端。

一直到很久之後，我都不知道曾經參加不完的保密防諜演講、海報、書法、漫畫、作文比賽，村底營隊每日的軍歌繚繞，三不五時的震天演習巨響，每逢週末街道上壓壓的綠衣軍人，還有家裡收藏的那張姐姐致贈教師卡給司令官的照片，就是那個時代的寫照。

那張照片放在姊姊專屬的相本裡。家裡五個孩子，每個人都有一本那樣氣派的硬殼大相本，一頁能放三排二列 4 乘 6 寸的相片。在眾照片中，那張照片並不特別受到關注。一個全身草綠制服的軍人被眾人簇擁著。穿著七彩上衣白色短褲的姊姊是畫面裡唯一的兒童，看上去不過 10 來歲。她的臉上有著驕傲的笑容，和身後的父親一般。穿制服的軍人是司令官，到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那是何等位高權重的人物。此刻他低頭端詳著姊姊遞贈的手繪教師卡，露出一抹親民愛人的慈靄微笑。



為什麼是把教師卡送給一位軍人？還有小學老師經常在課上提的躲砲彈的故事是怎麼一回事？四年級時，一個他校同齡的女孩被姦殺了，嫌犯據說是一位軍人。學校郊遊時造訪的是八二三戰史館、古寧頭展示館和經國先生紀念館。國高中時踩腳踏車趕路上學時總會超越成對在馬路上出操的軍人，一趟 15 分鐘的路程有時能遇上 3 個班。

不知道從哪裡學來「戰地兒女」這個詞，但我很早就知道自己是其中一員。雖然從未參與過戰爭，也對戰地歷史一知半解，但我私自為這個獨特身分感到驕傲。1995 年，當金門剛剛開放觀光，大型巴士載來一車又一車的台灣遊客。你知道他們來看一個充滿神秘感的地方，你知道他們看到一片悲壯的土地，你知道包含你在內的金門島民象徵著非凡的堅毅和勇氣。於是當你與帶著遮陽帽、背著相機的外來訪客錯身而過時，總是不自覺地昂然自傲。

然而，除了那些與軍人和演習相關的破碎記憶與莫名的傲然歸屬，我從來沒有想過「戰地兒女」真正的意義是什麼，是誰創造了這個身分，其背後又層疊壓制著什麼樣的扭曲價值和社會、政治與人性的衝突。

出發

距離第一位「觀光客」踏上金門土地已經過了將近兩輪歲時，在這 20 多年的時間，金門持續高掛著戰地觀光的招牌。包裝遊程愈發地豐富多元了起來，從前的軍方禁地逐一整修開放，除了戰史館，地下坑道、碉堡、營區，甚至是指標性的軍事基地大、二膽島都一一躍上觀光景點清單。軍方釋出的空間數量之多，主管單位開始各出奇招地祭出另類活化策略。於是有的成了生存遊戲漆彈場，有的拿來提供射擊體驗，有的打造成密室逃脫遊戲空間。加上迷彩伴手禮、砲彈鋼刀、戰地風味菜、毛澤東奶茶等數不盡的周邊配套，簡直讓從前的苦情戰地如獲新生。

在一片如火如荼、欣欣向榮的戰地觀光再生之路上，「戰地兒女」的身分日漸彆扭而終究淡出了日常思緒，充滿黨國色彩的悲壯事蹟和英勇故事此刻聽起來只是不合時宜的政治宣傳或無關當代的陳年舊事，乏人問津。然而又似乎還有許多沒有處理、沒有紀錄、沒有訴說就已經黯淡褪去的記憶與創傷，散落各處，無以名狀。

由於後來的博物館學訓練，我開始思考，我們應該如何適切地對一個衝突年代進行紀實，紀錄一群有血有肉，有名有姓，有家人有夢想，有恐懼有期待，有私心有懦弱的人們。他們可能是士兵，可能是百姓，可能是老農，可能是少婦。他們包括我的家族成員，包括我的鄉里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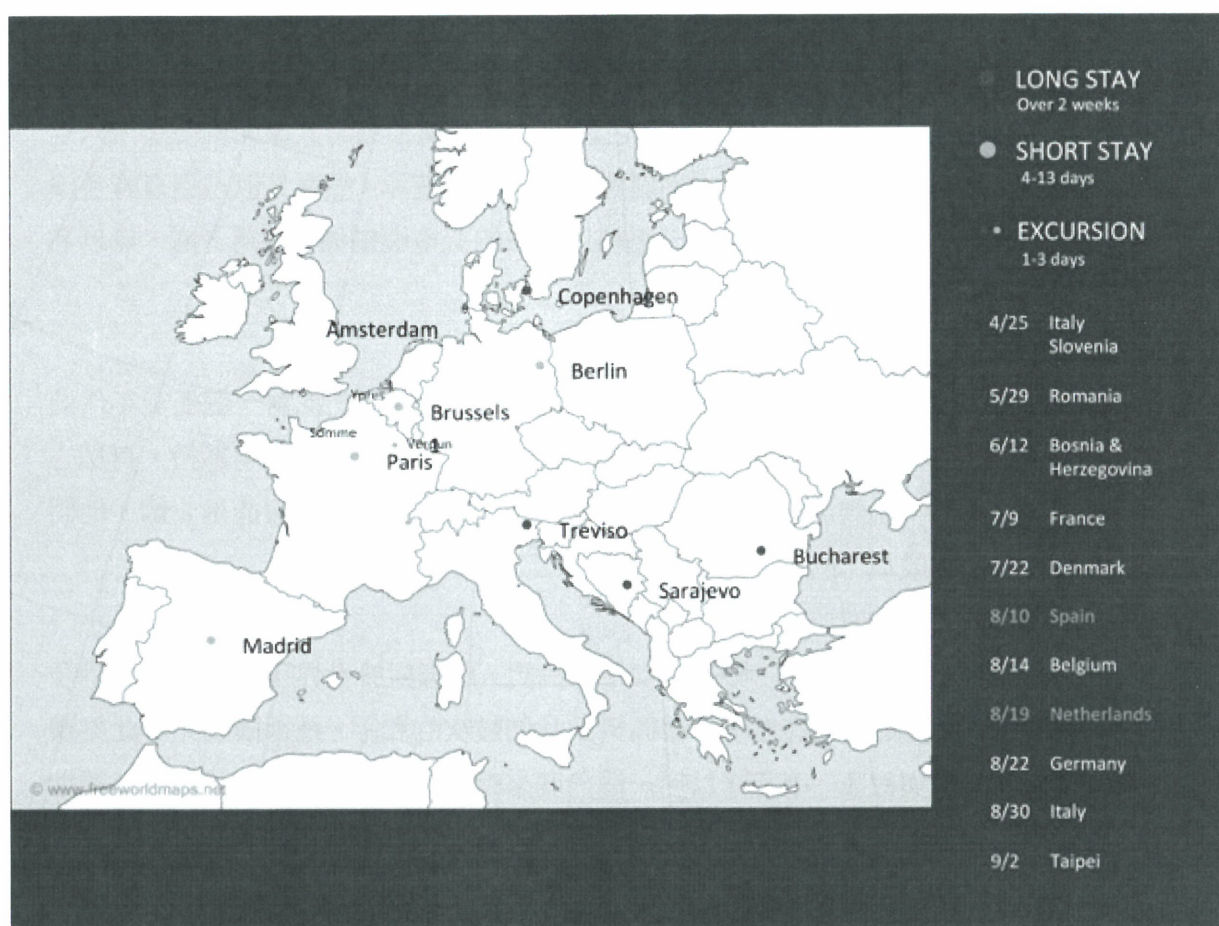
我開始思考，曾經自恃為「戰爭兒女」的我們，是否對於世界正在發生的戰爭多一份關注，對於衝突受害者多一份同情？我們鼓吹的和平，是否擴及此時此刻遭逢不幸的國家與民族？甚至，以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能否以戰爭苦難作為與世界連結的橋樑？

我開始思考，作為國之邊境的我們，在訴說衝突歷史時，如何兼顧雙方觀點而不至於扭曲歷史？而藝術和文化在記得和反思衝突上又能做些什麼？

我開始思考，我們從戰爭經歷中學到了什麼？為什麼人們應該在乎一座遠方小島的苦難記憶？作為從前的戰地，我們想要對世界說什麼？我甚至想，時代繼續前進，我們有必要記得過去的戰爭嗎？

在此同時，歐洲正為了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紀念推出各種活動，讓我開始好奇，世界上重要衝突紀念地如何面對戰爭記憶？

在這些提問的驅使下，我從網路下手，開始搜尋所有與戰爭、衝突相關的**展示館、紀念地、藝術節與年會，以及藝術家與策展人**。在反覆的書信和電話聯繫後，確立了長達四個多月的海外藝遊行程，除了原訂的義大利、鄰國斯洛維尼亞、羅馬尼亞、波斯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法國、丹麥、比利時與德國外，也在旅程中臨時決定了增加西班牙和荷蘭兩個行程。



為了便於行動，我以極度嚴謹的策略打包了一個登機箱大小的行李外加一個後背包。四月底出發，九月初返國。除了電腦、相機、手機等工作設備外，衣物鞋襪必須符合春、夏、秋三個季節的需求，同時必須滿足正式與機動兩種場合。剩下

的空間，剛好放下盥洗用品，以及一本啟發我展開旅程的書——《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這本哈佛大學教授宋怡明撰寫的書籍從口述訪談和官方文獻出發，重新觀察戒嚴時期的金門，以歷史人類學關懷切入，分析冷戰的地緣政治如何決定、形塑了軍管地下的尋常男女的不尋常人生。

在旅程過程中，行李箱中陸續增加了好幾本書，加入我的「衝突書庫」，希望在旅程結束後許久，還能持續給予我反思金門戰地文化的養分。

旅途見聞節錄

國家城市：義大利——特勒維索（Treviso）、羅馬、威尼斯；斯洛維尼亞——Piran、Ljubljana
旅程：4/25-5/29

觀察重點 1：B#side War 藝術節與創辦人訪談



吸引我到特勒維索這個不知名小鎮的，是一個名為 B#side War 的藝術節，和它熱情而多聞的創辦人 Chiara Isadora Artico。飛機降落在威尼斯機場後，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就被准許出關。在機場大廳與 Chiara 首次碰面。為了我這位素未謀面的台灣訪客，她特別從 30 分鐘車程外的特勒維索前來接機，然後在陰雨濛濛的午前驅車駛回特勒維索，我們的目的地。

特勒維索位在北義大利，是一座精緻而迷你的古城，人口不過八萬出頭。城裡有中世紀河道、城牆和堡壘，但稱不上是文化活動活躍的城市，更多遊客是被它沿街林立的風格小店與時尚名店和閒散的生活步調吸引而來。這是一座異常富裕的

城市，看不到義大利政府財政困頓的衝擊，市中心居民多為中上階層人口，穿扮得體，生活優雅。

Chiara 選擇落腳此處，主要是隨未婚夫工作定居。她更加心儀的是佛羅倫斯這樣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然而她並沒有閒著，幾年前創立了 **B#side War** 藝術節，以戰爭和衝突為主題，在幾個月內舉辦多次規模不一、跨地域的藝術展覽計畫，串連成為一個年度藝術節。Chiara 來自北義大利，在她成長的地方不遠處，曾經是一次大戰的戰場。她與藝術家有一回在荒野上想到壯烈的大戰，於是決定為此場所創作一件藝術作品，以此向葬送於此的軍人們致意。創作出的作品出乎意料地感動他們，於是兩人決定將這個想法擴大為藝術節，因而遊樂 **B#side War**。

我到達的日子剛好趕上 **B#side War** 一個大展《Embodied Memory》閉幕前幾天，展出場地在特勒維索附近小城的舊莊園 Villa Manin。這座莊園在 18 世紀曾是公爵住所，後來荒廢頹壞，到 1960 年代才被修復，現在包含一個博物館和一個當代藝術中心，附設有藝術駐村計畫。《Embodied Memory》部分作品就是駐村藝術家成果，其餘則是邀展作品。



展覽並沒有英文，因此全數仰賴 Chiara 的導覽解說。本展覽主軸是透過肉體和有型物件探究集體回憶，藝術家來自歐洲各地。到訪時，藝術家 Ana Mrovlje 剛好在場，因此也對她進行了訪談。這位奧地利出生的藝術家現居斯洛維尼亞，正

職實際上是心理諮商師。談及為何從心理諮商領域跨及衝突藝術，她表示，所有的心理問題都是來自內心衝突，而戰爭也是一種衝突，她在兩種規模的衝突中得到啟發，因此開始創作以「衝突」為議題的藝術。現場展出了她的《和平椅》和《旋轉》，前者是子彈拼成的座椅，在象徵休憩的椅子上人們實際上不得安寧；而後者是不停旋轉的當地傳統裙裝，彷彿是一種走不出來的反覆念頭，在裙擺起伏的波浪中，看似穩定，實則洶湧。到場的民眾許多並非藝術愛好者，但因為戰爭主題的連結，而得以進入作品的議題中。有趣的是，現場一位老人特別前來詢問我是否為韓國人，然後開始就地延伸北韓核武戰爭危機。顯然戰爭主題的藝術展，確實讓他思考了當代戰爭議題。



《Embodied Memory》之外，我也追隨著 B#side War 的腳步前往羅馬以及鄰國斯洛維尼亞的港口小鎮 Piran。兩地展出的是同一件戶外裝置藝術《Prisoners》，創作人為義大利藝術家 Joshua Cesa。幾個內嵌螢幕的黑色方塊散落在公共場域，裏頭是表情痛苦、敲打著螢幕的男子，象徵被禁錮的戰犯，企圖引發人們思考衝突下的戰俘議題。根據我的觀察，在羅馬的展示反應並不理想，位在廣場上的陳設很容易被人們忽略。即使注意到了，真正停下腳步閱讀展覽文字或與顧展人員互動的並不多。

觀察重點 2：Alpini 阿爾卑斯山岳軍年度團聚慶典

Alpini 是義大利著名的經營部隊「阿爾卑斯山岳軍」的義大利文，自二十世紀初便成軍，在一次大戰中曾有重要功績。山岳軍最為人所知的是歌謠傳統，類似山歌，是他們在阿爾卑斯山行軍時唱誦的歌謠。每一年，歷代山岳軍會選擇一個城市團聚。慶典歷時一個週末，許多攤商會藉機販賣起相關紀念品和小吃。慶典兩日到處是山岳軍與其家人，整個城鎮變成一個巨大的派對，到處都是喝酒唱歌跳舞的參與者。整個慶典的最後是肅穆的遊行，所有山岳軍按細部編制列隊遊街。



這一年山岳軍選擇的聚會城市恰巧是特勒維索。早在一周前，所有城內店家就開始張燈結綵，以山岳軍著名的船型尼帽和義大利國旗三色妝點店家，以示對該慶典的祝賀與對軍人的致意。雖然許多本地人視這個慶典為「酒鬼的聚會」，週五下班就立刻出城「避難」，但看著各世代的軍人驕傲地身制服，攜家帶眷前來慶賀；看見樂團隨地演奏起人人能跟著唱和的歌謠；看著男女老少搖著國旗為遊行隊伍致意，依舊感受到一種「活著的軍旅文化」。如同廟會，像這樣的「聚會儀式」顯然確保了「軍旅記憶」的當代相關性。對照台灣勁揚，軍旅記憶往往侷限於男性社群，並且未有山岳軍這樣的歌謠傳統，但其「儀式」與「記憶」間的關係依舊是值得思考的切入點。

觀察重點 3：班尼頓基金會研究員暨策展人 Massimo Rossi 訪談

國際服飾品牌班尼頓在特勒維索設立有基金會和圖書館，其典藏包含大量的新舊

地圖。為了紀念一次大戰百年歷史，基金會特別策劃了一場以地圖典藏為發想的展覽，命名為《地圖是否為戰爭的開始？》。展覽在我到訪前已經撤出，因此我只能透過與策展人 **Massimo Rossi** 訪談和展覽圖錄（義大利文）試圖輯湊策展理念。根據 Massimo 研究，地理原來是沒有疆界的，是從人類開始繪製地圖後，地域性和疆界的概念才逐漸形成，而疆界也促使了衝突的發生。展覽展出了許多人類為了政治和經濟意圖繪製或竄改地名的案例，其中當然包含一次大戰的圍剿、資源分配、戰前戰後國土變更等地圖。



這是將地理與戰爭、歷史與當代串連完美的策展概念，在當代人習以為常的堪輿文化中，探究人類對於世界的影響——許多時候是負面的，例如創造了戰爭。這樣的展覽用新的角度談論戰爭，或說用新的角度談論地圖，凸顯出戰爭與我們息息相關，更影響了各種專業，例如地理學，不單是台灣常見的軍事武器或國防觀點，讓我印象深刻。

國家城市：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旅程：5/29-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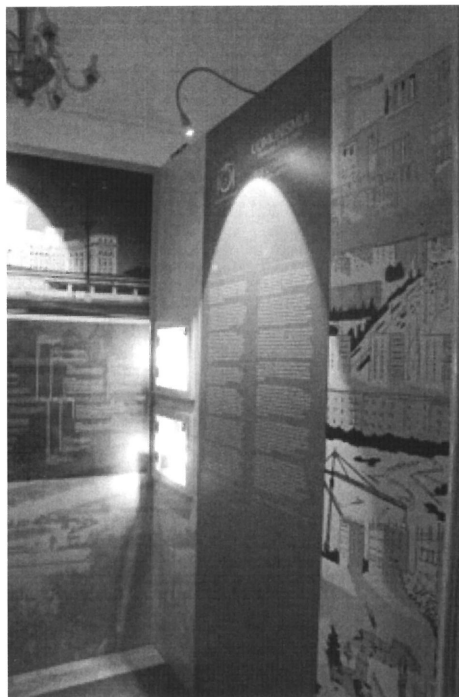
觀察重點 1：藝術家 Mircea Ciutu 工作室造訪與訪談

和 Mircea Ciutu 的會面在他的住家工作室中進行。他是一名年輕藝術家，原來學的是教育，後來對羅馬尼亞共產政府的再教育歷史進行研究，從此開始思考衝突與戰爭對人的影響，創作以油畫為主。恣意揮灑的油墨不追求美感，反而是創造各種不協調的殘酷意境，為的是毫不遮掩地將戰爭的本質反映出來。與 Mircea 的訪談除了聚焦在他的創作理念，同時也討論了後共產社會下爭議性議題藝術家在羅馬尼亞的處境。他直言自己的作品並不好販售，而創作過程中也經常懷疑自己，同時對當代世界的紛爭和社會衝突覺得沮喪，但他希望將這些負面思緒轉化成創作能量。



觀察重點 2：城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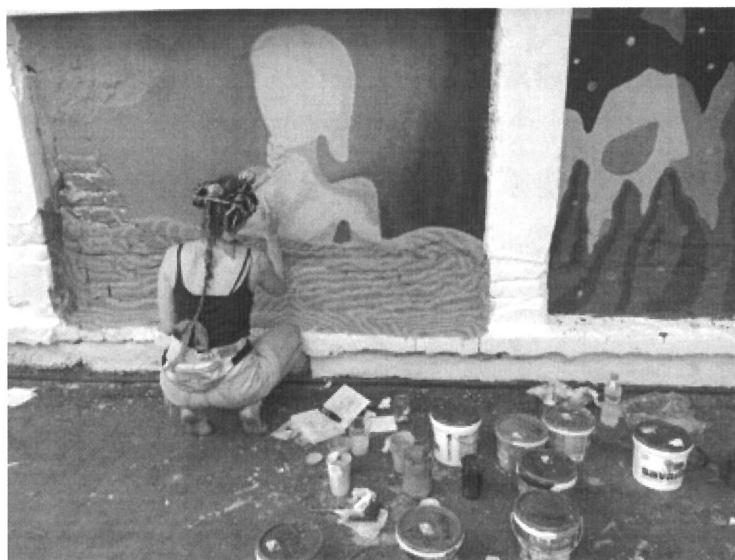
決定前往城市博物館主要希望觀察後共產社會如何訴說充滿爭議的共產歷史。整個展覽以倒敘法進行，從當代社會進入布加勒斯特歷史的探討，第一個展廳提出的是「結束共產的當代社會應該何去何從？」，接著一路倒推到共產時代，然後回推到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中世紀，乃至遠古時期的布加勒斯特。



該展對於共產歷史雖然未必大肆批評，但也未有閃躲，算是客觀的歷史論述，與行前對本地人進行的簡易訪談有所出入。再者，利用館內豐富的鐘錶典藏延伸出來的「時空倒退」整體策展概念是極佳的手法策略。整體歷史呈現有趣有層次，是在布加勒斯特造訪時的一大驚喜。

觀察重點 3：Street Delivery 建築與藝術節

一連二天的街頭建築與藝術節，包含在地工藝、有機農作、藝術與塗鴉創作、都市規劃與建築議題展示等，當然也包含文創產品攤販。蔓延數個街區，連結到附近的公園，夜間有音樂表演和電影放映。雖然並不直接與共產歷史相關，但 Street Delivery 展現出來的是經歷政治、社會、經濟轉型中初萌芽的活力。



國家城市：波斯尼亞與赫塞哥維納（Bosnia & Herzegovina）——首都薩拉熱窩（Sarajevo）

旅程：6/12-7/9

觀察重點 1：戰爭童年博物館（War Childhood Museum）

薩拉熱窩是巴爾幹半島國家波赫首都，以信奉伊斯蘭教的波斯尼亞族人為大宗，1992 至 1995 年間，因為種族對立，遭到塞爾比雅族人進行長達四年的圍城，是為波赫內戰。雖然已經戰後 20 餘年，但國內政治和種族問題依舊嚴重，現有一位總統輪流執政，因而政策難以推行，經濟難以發展，國家陷入財政問題，博物館預算短缺。然而我在薩拉熱窩看到的是民間的文化力，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件切入點不同但同樣認真和貼近人心的戰爭紀念博物館。



戰爭童年博物館原來是一個出版計畫。學財經的 Jasminko Halilović 在內戰期間只是個孩子，因為個人經驗，他決定對外徵集內戰期間年齡在 18 歲以下的民眾提供自己的戰爭回憶。原來打算採集到 100 則故事便編輯出版，沒想到反應熱烈，有上千個民眾響應，其中有許多人更捐出自己的童年物件。於是，書本出版之後，Jasminko 在眾人期待下，開始籌募資金，規劃「戰爭童年博物館」的成立。在數年後，終於於 2017 年初開幕，剛巧是我造訪當地的這年。



戰爭博物館佔地並不大，共就一個常設展覽，包含一個核心展區和外圍走道。博物館聚焦在波赫內戰的孩童與青年經驗，主要展品是民眾捐獻的個人物件，展品從手縫布偶、吉他、衣服、畫作、遊樂器材殘餘、自製水桶到爐具，各式各樣。而重點當然不是物品，而是物品背後的生命故事和記憶。

青少年的真實經歷，意外地讓戰爭的殘酷和生命的韌性展現無疑，是令人驚艷的主題博物館。全館設計簡潔現代，運作專業。組織規模雖小但編制完整，包括策展、典藏、教育、宣傳等部門，並有一定數量的志工人員，所有人輪流值班前台。據了解所有資金皆由創辦人籌措和民眾捐獻而來，令人印象深刻。在政治腐敗無能的戰後城市，竟能開出如此美麗的文化花朵，給我諸多啟發。

觀察重點 2：Gallery 11/07/95

1995 年 7 月 11 日，波斯尼亞戰爭尾端，小鎮 Srebrenica 發生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事件，超過八千名鎮內和附近男子和男孩遭到殺害。為了紀念此悲劇和保存該記憶，一位攝影師成立了 Gallery 11/07/95。



與其說是博物館，不如說如其名字所示，是一個展廳。與一般歷史展覽不同的是，這個展廳以優雅的姿態展出上百幅黑白照片，包括受害者肖像，以及其他屠殺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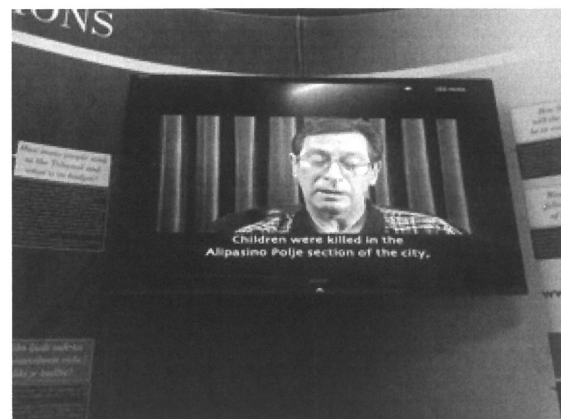
多年追蹤完成的紀實攝影，沒有傳統的解說文字，而是透過感應式語音導覽，讓人們從每一幅照片中了解屠殺背後不同層次的人性故事，進而感受屠殺的暴力與殘酷。展廳成立的宗旨除了在保存波斯尼亞內戰期間 Srebrenica 屠殺的記憶外，更延伸至當代，對世界上各種形式的暴力進行反對與控訴。

同樣是民間籌募成立，Gallery 11/07/95 讓我看到戰爭紀念的另一種可能，以及難以忽視的震撼力和後坐力，給了我關於金門戰地記憶保存的諸多啟發。

觀察重點 3：1992-1995 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博物館 (Museum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1992-1995)

在薩拉熱窩的各個展示館中，「1992-1995 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博物館」可說是最為黑暗與露骨。波斯尼亞戰爭與其說是政治衝突，不如說是種族對立下的悲劇，而其背後有大量當局軍政人物縱容或支持，因而此民間博物館的目的正是為死者和死者家屬伸張正義。

可想而知，位於舊城區一棟大樓二樓的小博物館內，共有四、五個房間，每個房間塞滿了照片、模型、歷史物件、紀錄片、展板，其中不乏刑具、死者遺物、鎮壓照片等殘酷的展品，用意正是在揭露波斯尼亞戰爭背後的邪惡與毀滅性，以及相關人員的罪行。博物館創辦人是一名年輕女子，同時也是受害者家屬。從博物館空間租用到營運費用全數自籌。民間能以自己的力量，毫無畏懼地控訴政治權威，這是我沒有意料到，也是無比欽佩的。



國家城市：法國——Verdun、Somme、巴黎

旅程：7/9-7/22

觀察重點 1：洛雷特聖母國家公墓（Nécropole Notre Dame de Lorette）

位於法國西北部，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國軍人公墓。所在地點索姆河區以一次大戰期間死傷最為慘烈的「索姆河戰役」聞名，當時英、法聯軍與德國在此交鋒，造成雙方共 130 萬人死亡。公墓內埋葬的即是一戰期間戰死的軍人，園區內還包括一個大教堂和納骨塔。



到達公墓時下著細雨，進到大教堂時，立刻注意到幾個身著西裝、頭戴法式貝雷帽、手帶臂章的長者。經過同行友人協助翻譯，得知他們是公墓的自願守衛隊成員，每日風雨無阻地前來公墓執勤，主要工作是維持園區內安全和提供民眾問答及導覽。這些長者全數為男性，並非全數服過兵役，參與守衛隊主要出於「榮譽感」。然而他們的互動友善，讓我想到了金門村里之間家廟聚會，或城鎮廟口群聚泡茶閒聊的男性社會成員，推測這樣的工作多少也提供他們歸屬感和社交需求。另一方面，因為這些守衛隊的存在，紀念戰死軍人的公墓多了一份生命力，你會感覺逝去百年的戰爭還存留在這些人們的心中，即便他們從未參與該場戰役，但一戰的故事和重要性是活在這些守衛隊成員心中的。人，才是保留記憶與文化的最佳載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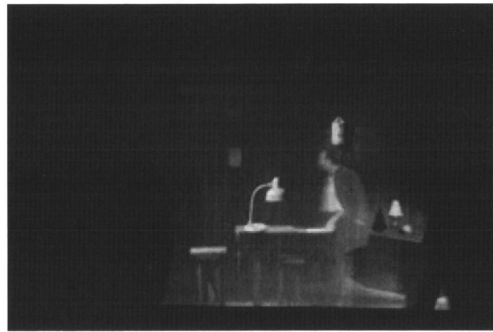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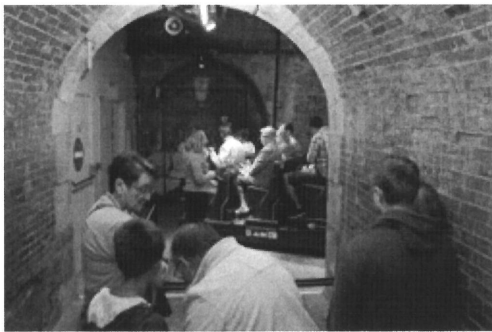


公墓園區外是近年甫完成的紀念碑，上百面平行豎立的金屬牆圍成一個巨大的環狀紀念碑，牆上刻錄著一戰期間歐洲戰場上各國死亡軍人的姓名。紀念碑所在地基高低迭起，環形結構就輕巧地架高騰越，雖然佔地廣闊，卻不破壞原有地形，除了外圍的環形畫過之地，中間維持原來的原野樣貌，雜草叢生。對於戰爭紀念地，他們並不急著整地立碑，而是讓歷史留下來的凹槽與坑窪原封不動，這是對散落戰地的死者遺骸的尊重，也是讓後人得以遙想戰事慘烈的保存手法。



觀察重點 2：凡爾登地下堡壘（Underground Citadel of Verdun）

凡爾登位在法國東北部，位於法國與德、盧、比三國的邊界，自古便是軍事戰略重鎮。一戰期間，歷經凡爾登戰役，是時間最長、破壞性最大的一次戰役，死傷人數僅次於索姆河戰役，被稱為「凡爾登絞肉機」。我所造訪的地下堡壘則是於 19 世紀末到一戰初修建完成的地下防衛系統，在凡爾登戰役期間成為法軍作戰總部，與鄰近的 Douaumont 和 Vaux 兩大堡壘形成一條巨大的防衛戰線。今日凡爾登地下堡壘被規劃成一個博物館，講述一戰該戰區歷史。



特別的是，這個地下堡壘的參觀方式是乘坐一列電動軌道車穿越堡壘，類似主題遊樂園的巡遊車。軌道車會在不同站點停下，展現在訪客眼前的，則是結合實物背景與演員投影的多媒體劇場，演示著一戰期間堡壘內的種種軍旅樣貌，其中不乏意見不合的軍官們的爭執場景、伙夫歡喜揉麵等橋段。最後一段旅程則由旅客下車步行，參觀最後幾個站點，然後跟著環繞音響播放的聲音指示步向出口。

整個場景結合了音樂、劇場、文學等藝術形式的呈現，正是應用了法國長久以來的藝文傳統。這讓我不禁思考，其實「說故事」的手法正是來自無時不刻都在累積文化底蘊，即便有了科技，沒有這些敘事基礎，也無法成就如此生動、感人的展示成果。

觀察重點 3：凡爾登紀念館（Memorial of Verdun）

凡爾登紀念館的位置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但參觀人潮依舊絡繹不絕，其中不乏遠從英國或德國而來的民眾，並且許多是攜家帶眷。可以理解的是，這裏正是法、英與德國交戰之處，對三國歷史都具有極重要意義。然而同時也讓我想起了金門對於中國和台灣民眾來說應該也有重要歷史意義，但近年卻少見人們因為追溯歷史的足跡而前來，是否因為文化不同，我國對於歷史較無感？



凡爾登紀念館外型肅穆，入口處擺設了一組火砲。入內後基本上就是一個規劃完整的博物館，包含二層樓的常設展、一層樓的特展，以及販售精品與書籍的商店。紀念館的任務是和解衝突，紀念受害者，部分國籍，因此展覽力求代表所有交戰方。法、英、德，甚至一戰過程被徵募的非洲與亞洲殖民地傭兵都被涵蓋在內。並且主題涵蓋廣闊，從軍事、政治、社會、文化、醫療都有所觸及。其中令我音響最深刻的，是講述戰後傷兵處境和一戰如何刺激醫療發展的部分。在這裡，毀容和截肢士兵的照片毫不隱晦地被展示出來，除了呈現戰爭真實的殘酷樣貌，也是對參戰者的尊重。



觀察重點 4：為法國而亡的小鎮 Fleury-devant-Douaumont

Fleury-devant-Daumont 在法國被宣告為「為法國而亡的小鎮」。小鎮原來就是一個因 19、20 世紀之交因邊境初防禦工事而發展起來的微小居住地，首先有修築工人在此落腳，爾後慢慢發展成具有學校、農田、日常商業機能的迷你社群。1916 年一戰蔓延至此時，這裏共居住了 422 人。6 月 18 到 23 日間，德軍與法軍在此發生攻防戰，小鎮一共 16 次被雙方來回攻佔。最終雖然由法軍取回，但小鎮已被夷為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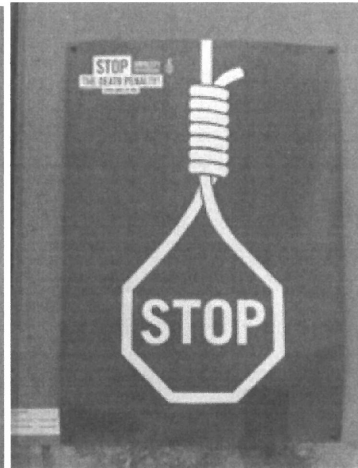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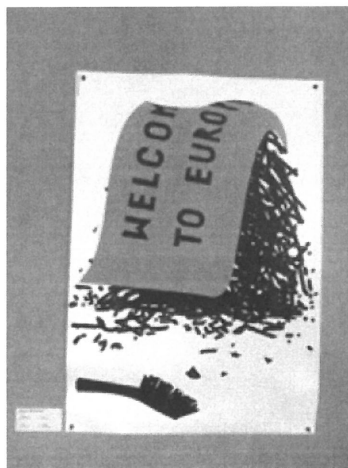
今天這個小鎮人口為零，但保留鎮籍，並設有鎮長一人。接待我的就是鎮長先生，他告訴我自己的祖父輩就是一戰軍人，他自己則是退休後角逐這個職位，希望將一戰期間 Fleury-devant-Daumont 的事蹟傳頌予後代。鎮長先生讓我想起金門的文史工作者，他誠懇而多聞，面對素未謀面的外國研究者如我，特別開車到這座無人「小鎮」來會面，並花費一個多小時為我進行導覽，接受訪談。

與其說這是小鎮，不如說是一座樹木林立的公園。在軍人家屬和受害者雙方的努力下，法國政府同意保留小鎮戰後原地貌，作為對死者的尊重。特別的是，除了一棟紀念小教堂，區內地面上設有許多木樁與小石墩，標記出曾經的住宅、房舍、商店、學校、車站位置。這是我見過最美而震撼的紀念地設計，因為地處偏遠，讓人很容易進入懷思歷史的情緒，再看見曾經存在而現已一片空白的舊日居所，相信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種戰爭的悲涼感。

觀察重點 5：世界和平中心（Centre Mondial de la Paix）

世界和平中心位在凡爾登市的一棟舊日城堡內，是因為偶然看見展覽海報而決定一探究竟。中心由德法和歐盟出資，因此多數展覽有濃厚的宣傳意味，企圖宣揚歐盟多元文化與族裔平等的理念。然而更加吸引我的是地下室一個政治海報展。

平實無奇的展廳陳列出世界各地設計師的作品，依主題分類，全數具有議題訴求，例如廢除死刑、反戰、性別平權、難民人權、環保等議題。這些海報的共同特點，是簡單明瞭，雖然使用語言各有不同，但透過鮮明簡潔的設計，快速達到溝通理念的效果。再者，這個展覽已經是第十三屆舉辦。由戰爭延伸的和平訴求是尋常的紀念思路，但在金門紀念到此為止，最好莫再「挑起爭端」，是一種消極的和平；而這裏看到的是，正是因為在和平的時刻，我們更應該提出所有造成爭端與不平的議題，加以溝通和解決，避免衝突再次發生，是一種更加積極的和平手段。



國家城市：丹麥——哥本哈根、Mosede 旅程：7/22-8/10

觀察重點 1：Metropolis 城市藝術節

第二次造訪哥本哈根，這次要觀摩的是城市藝術節 Metropolis。藝術節為雙年一次的慶典，主旨在以藝術展演與城市中的公共空間進行對話和再創造，這與單純地使用公共空間作為展示場所有所不同。在這裡，藝術更加積極地介入，企圖對城市進行再想像，攪動居民的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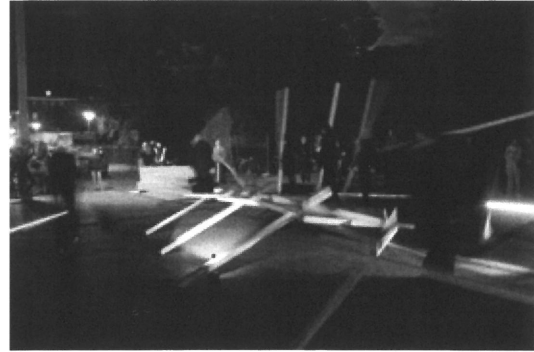


藝術節橫跨二個月，包含數個戶外藝術作品的陳展。由於其宗旨具有積極介入的意涵，因此所選擇的作品都具有高度互動性和表演性，不是一般的靜態視覺展示。我造訪的二週內，一共參與了三件作品的展示，包括《100% Foreign》攝影展、《Bodies in Urban Spaces》、《La Transumante》。

《100% Foreign》拍攝 100 位二戰後以政治庇護為名定居哥本哈根的「外國人」，呈現他們的生命故事，藉此提問：何謂外國人，何謂本國人。藝術家為丹麥籍的攝影師 Maja Eriksen，也是接待我的友人。《Bodies in Urban Spaces》為奧地利藝術家 Willi Dorner 作品，與舞團合作，將穿著七彩運動外套的人體安插在城市空隙中，形成一種逗趣的幽默。作品採流動式進行，長達三個小時，舞者們分為

兩組，在規劃好的路線定點上融入地景，然後離開，前往下一個定點，再融入地景。民眾就用步行的方式，跟隨表演者亦步亦趨地散步城市。

《La Transumante》由法國馬戲團演員 Johann Le Guillerm 帶領馬戲團 Cirque Ici 呈現。數百根白色木樁由藝術家一根根搭建成一個有機形狀的雕塑，然後再立刻抽取原來的木樁，移位搭建，形成一個不斷前進的白色巨型雕塑。整個表演進行了5個小時，民眾就這樣從午後跟隨到傍晚，直到藝術家再一根一根把木樁收起，整理成堆。作品極富詩意，漫長的過程並不覺得冗慢，反而因為慢速，而讓人引領期待。這與當代數位遊戲快速短暫的樂趣相映成趣，極度適合在凡事求快的都市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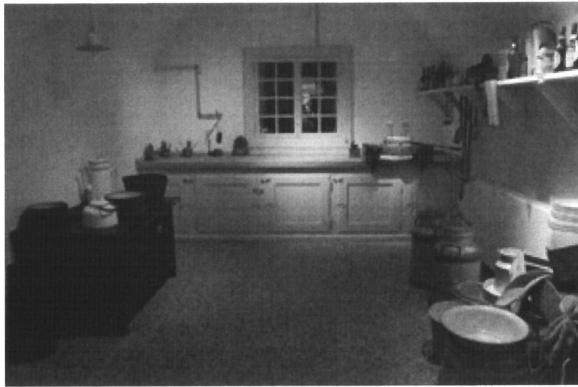


觀察重點 2：Mosede Fort 堡壘博物館

前往 Mosede Fort 原來是因為義大利的 Chiara。她告訴我他們正要把一個大鐘送往這個位於丹麥的堡壘博物館，這個大鐘原來有七個，組成一件裝置藝術作品。鐘型的發聲器裡傳送者藝術家再製的戰爭聲音，包括對戰聲響，以及由演員誦讀軍人日記的聲音，這些日記是藝術家在資料館中調查成果。最終，藝術家和 Chiara 共同決議將這七個鐘分別送給世界上不同的戰爭紀念單位，Mosede Fort 就是其中之一。

鐘就懸掛在堡壘的入口，吵雜的聲響很快成為現有展覽的一部分，其實或許很難有人意識到這是一件當代藝術作品。我也在策展人的導覽下，參觀了整個堡壘。這是一個標準的「活化」案例，與許多台灣和金門的「閒置空間」手法類似，將一戰時期的軍事空間轉做博物館。和法國堡壘相比，這個博物館決定掃除堡壘應有的潮濕、陰暗。現在堡壘內仿如現代展廳，空調、燈光、展示，全都十分現代。

但除此之外，其展示就是一般歷史博物館永久展的標準作法，固然用心豐富，但並不特別印象深刻。



國家城市：比利時——布魯塞爾、伊普爾（Ypres）

旅程：8/14-8/19

觀察重點：In Flanders Fields Muse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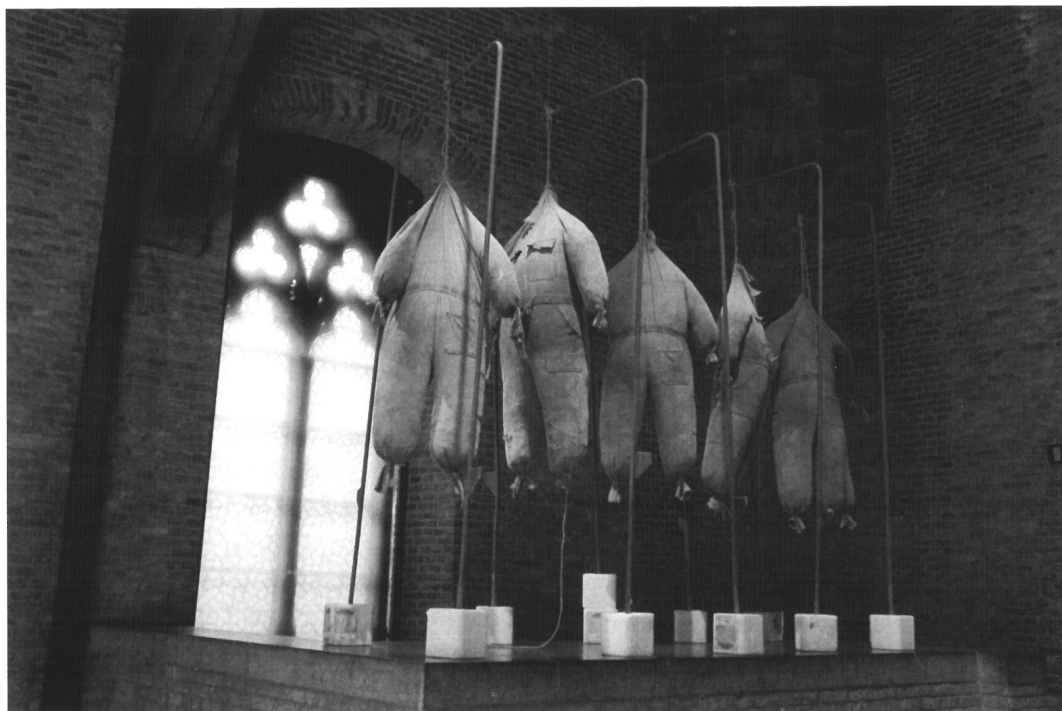
為了前往這座傳說中的博物館，我一早從布魯塞爾搭了火車前往伊普爾。跟著地圖，一步步找到了 In Flanders Fields Museum，地點位在舊日市中心的古老建築裡。《In Flanders Fields》是一戰期間加拿大中校軍醫官 John McCrae 創作的一首詩的標題，中文就是「在法蘭德斯戰場上」。這首詩用誠摯的語氣，表達了戰場上的慘烈和無奈，詩內提到的 Red Poppy（罌粟花）也因此成為至今歐洲紀念戰爭的意象。

In Flanders Fields Museum 講述的是一戰在伊普爾的戰役故事，除了博物館，還包括一個資料完整的研究中心。接待我的是研究員 Dominiek Dendooven 先生，我造訪的時候，剛好有英國來的民眾前來查找參戰家人的資料。這也是讓我極度認同的規劃。戰爭除了靜態展示外，如何保持與時代的相關性，以及如何以知識資產的形式持續存在，研究資料館是最好的答案。在這裡，員工們都是研究員，同時也能策展。因此所有的展示來自自己的研究成果，而非「外包」。



另一個特別的規劃，是博物館每年邀請一位藝術家前來駐村，以衝突、創傷和戰

爭為題進行創作，作品最後無縫接軌地陳設在常設展一隅。這種持續探究創傷歷史，並且觸及全球、全人類議題的作法，是我在金門未見的。



國家城市：荷蘭——阿姆斯特丹

旅程：8/14-8/19

觀察重點 1：藝術家 Cosima Montavoci 訪談

看見 Cosima 的作品是在義大利 Villa Manin，但我的一路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才能採訪到她，雖然是義大利人，但這是她過去十年的居所。Cosima 的作品常常以人體器官和生命的短暫性為題，不難理解為何 Chiara 將她的作品與戰爭記憶做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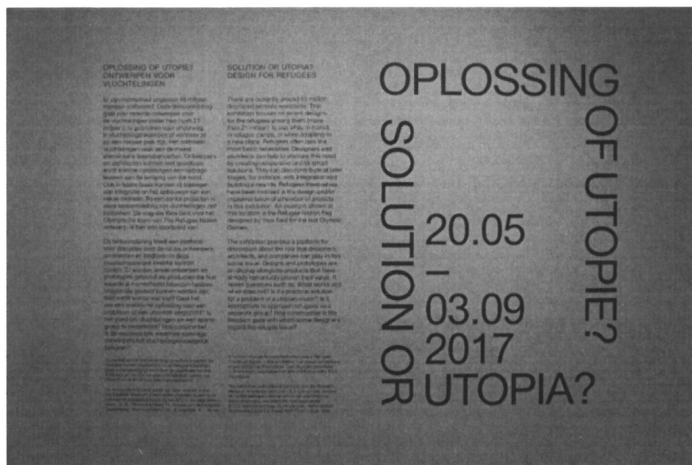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Cosima 其實是威尼斯玻璃工藝世家出生，在到阿姆斯特丹學習藝術前，曾經是玻璃工藝師。但傳統玻璃工藝的規範讓他感到侷限，於是決定離開，追求更自由的藝術表現。她在阿姆斯特丹的住家頂樓，設置了一個小玻璃工坊，她的許多作品就應用了她的玻璃工藝技術。這些作品也被她改造成珠寶，為她提供另一筆收入。

觀察重點 2：Stedelijk Museum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的 Stedelijk Museum 是一個結合當代藝術館、現代藝術館、攝影美術館三館合一的美術館，位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館區。到訪時，博物館有兩個展

覽特別吸引我的注意，一個是《Solution or Utopia: Design for Refugees》，從設計角度為幫助難民的實例展。一個是南非攝影師 Zenele Muholi 的肖像攝影展。Muholi 長期透過攝影藝術關注性別弱勢族群，包括同性戀、跨性別和變性人議題，此展就是展出她對於這些弱勢族群的攝影計畫。

在這裡我注意到難民和弱勢是歐洲社會的熱門話題，而博物館也義不容辭地加入這個社會討論，再次讓我確定博物館是一個社會的機構，不是孤芳自賞、玩弄風雅的菁英遊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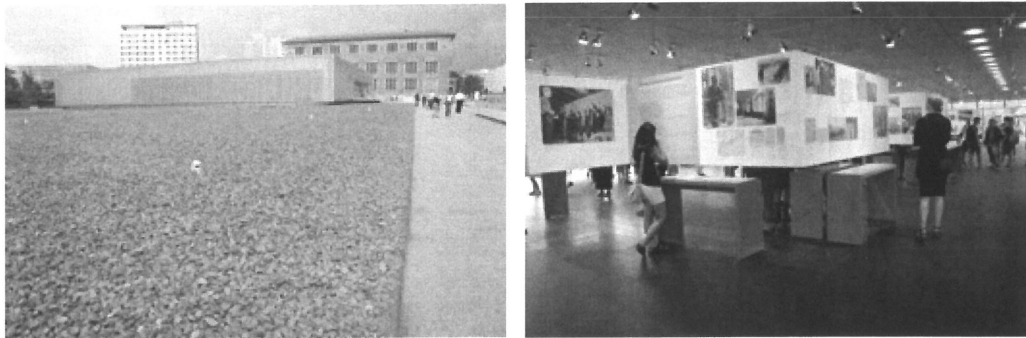


國家城市：德國——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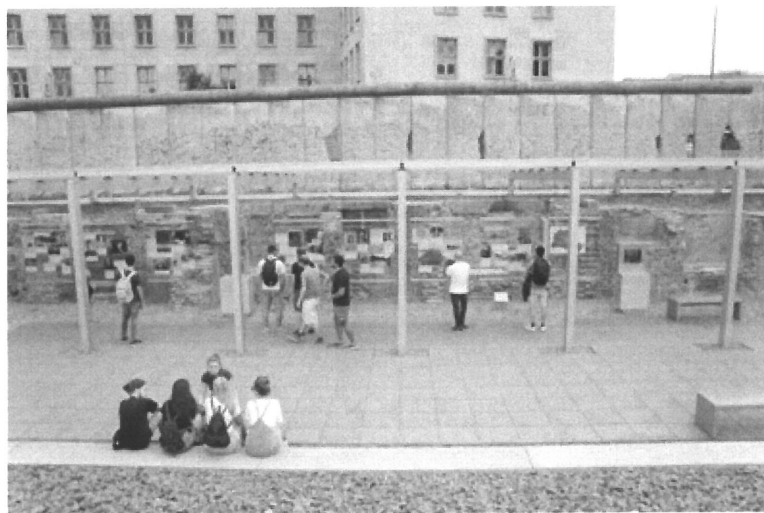
旅程：8/22-8/30

觀察重點 1：恐怖地形圖紀念館（Topography of Terror）

這個紀念館位於柏林圍牆一段邊上，除了一樓開放式展示，還有地下室的研究中心。叫做「恐怖地形圖」，是因為紀念館所在地就位於希特勒在柏林的總部核心區，兇殘駭人的歷史荼害就在這個地區發展開來。另一方面，也是一種隱喻，將希特勒在歐洲的屠殺行動視為一個可怕的地形圖，紀念館的任務就是把地形圖展開，公諸世人。



一樓的展示主要講述希特勒政權的崛起和發展，文字量大，其他則以照片和互動式多媒體展示為輔，幾乎沒有真實歷史物件的展示。其中對於希特勒在歐洲各國的屠殺行動有清晰的整體呈現，讓人理解這個「恐怖地形圖」的分佈。紀念館四周是鋪滿礫石的廣場平地，格外開闊。幾步之遙外就是柏林圍牆的一段，沿著圍牆有另外的戶外展示走廊。可以說紀念館由館本身、外部廣場、圍牆走廊三個部分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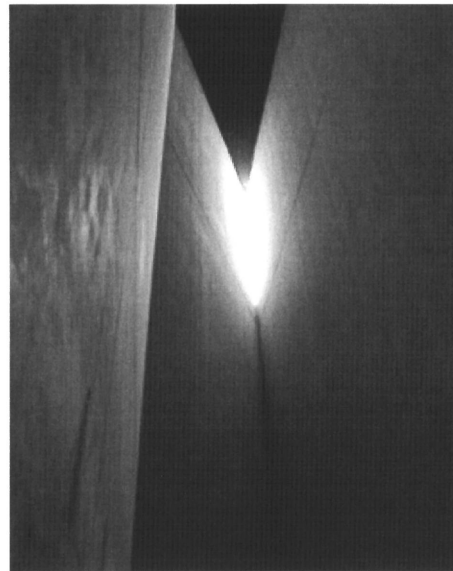


紀念館資料豐富，但全數讀完仍需花費不少力氣，特別對於英文閱讀速度很慢的我來說。每每碰到這樣以文字為主的展覽，都讓我思考為何不就好好坐下來讀一本書。但換個方式思考，若不是在事件發生的場域，若不是有著整個肅穆空間的營造，若不是有來自世界各地同樣關注這個議題的參觀者，這個議題並不會突然進入我的腦袋。這就是博物館的不可取代與迷人之處，它創造了一個時空，在這個空間裡，即便沒有真正的交談，也流動著一種社會對話的氛圍。在這裡，你直到展示的內容是重要的。

觀察重點 2：猶太博物館（Jewish Museum）

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包含 1933 年建立的舊館，和 2001 年完工的新館。前者原來就以展示猶太文化資產和藝術為宗旨，成立後 6 天，納粹正式取得政權。經歷了往後數十年的屠殺、二戰後，一直到二十一世紀，才又增建了新館。新館由猶太裔德國建築師 Daniel Libeskind 設計，最為人稱道的是他透過建築語彙轉化對於歷史的反思。空間包括地上三層、地下一層，入口處是地下室。

參觀者首先進入到一個窄長的十字型通道，一個軸線代表德國歷史的進程，一個代表移民德國，還有另一個直通死路的軸線，代表猶太大屠殺。死路的底其實有一扇沈重的鐵門，推開鐵門，是一間暗無天日的高聳密室，只在高處一角開了一個小窗，允許外面世界的日光和人聲雜沓微弱地滲入。建築師並不說明這個設計的用意，他希望人們自行詮釋。對我而言，這象徵了猶太族裔在屠殺期間的心境，在一片黑暗之中，希望渺茫，但存在遠方。



「德國歷史的進程」軸線引領觀眾通往樓上的常設展，順時地敘述猶太文化的發展。令我較為意外的是，展覽中對於屠殺的展示並不多，重心著重在文化資產的慶賀，包括他們在藝術、科學、商業、文化上的貢獻與成就，只有在最後一個小角落，大略地提了屠殺歷史。經過詢問，館員表示該館的宗旨本來就以慶賀文化成就為主。這使我想起紐約的猶太文化遺產博物館大相逕庭的作法，整個館的目的就在反思大屠殺歷史，因而即便碰觸到猶太文化成就，似乎也只是在為往後的悲劇發展進行伏筆。相較於紐約的作法，柏林雖然位在納粹政權的核心，卻反而不以屠殺為展示重點，是值得探究的決定。

觀察重點 3：美軍檢查哨舊址周邊

離開柏林前，我決定前往美軍 C 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舊址周邊觀察。在東西柏林分隔期間，美軍一共有數個檢查哨通口，以英文字母命名，Checkpoint Charlie 代表的是 C 檢查哨，另外附近還有 A（lpha）檢查哨和 B（ravo）檢查哨。到了當地，發現周邊已經發展成高度商業的區段，雖然有幾個展示館，但全數觀光化嚴重，紀念品商店比展示館更加顯著。而所謂的檢查哨也只剩下馬路中間的複製品，有兩個扮成美軍的演員在檢查哨前供民眾合照。柏林是我這趟旅程的最後站點，雖然是冷戰歷史上最重要的場域，卻也是最遍尋不著紀念氛圍的地方。

（完）



分享會 1

時間：2017 年 10 月 16 日

地點：金門縣來福客棧民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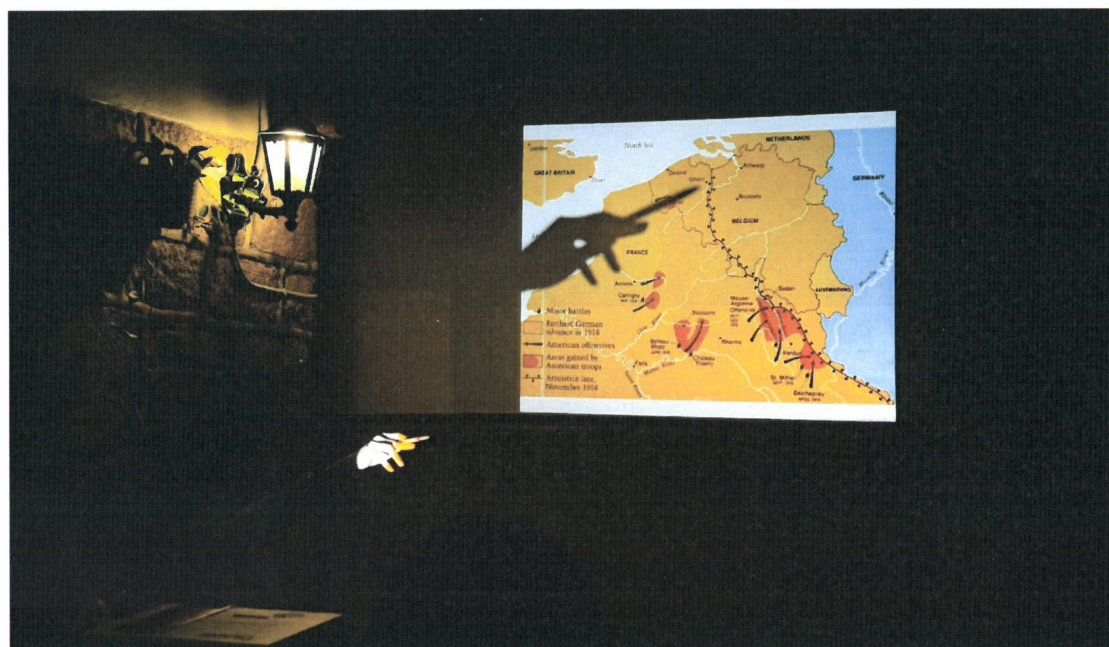
對象：20 人次一般民眾

主題內容：歐洲四個月之該來的總是要來

五個多月前，王廷碩啟程前往歐洲，進行她的藝遊旅程，一個月前她回來了，大家可能有滿腹疑問，比如：為什麼去歐洲、去了哪些地方、怎麼選點、憑什麼她可以去那麼久、都不用工作嗎、錢哪裡來、有沒有豔遇的朋友？

這一晚，歡迎一起來吃炸醬麵，聽故事，問問題。





分享會 2

時間：2017 年 12 月 26 日 16：00~18：00

地點：金門縣金沙戲院

對象：金門大學建築系學生及一般民眾

主題內容：戰爭記憶：歐洲衝突紀念地保存與地景設計案例初探

出生於冷戰重要衝突點金門，
卻逐漸不確定戰爭對於金門的意義。
於是決定前往歐洲四個多月，
造訪重要現代戰爭和軍事衝突地點，
觀察各類有形、無形的紀念行為，本演講特別挑選與地景
和紀念碑設計相關之案例與金門大學建築系分享，與其說
是範例，不如說是作為金門戰地歷史保存的思考和討論切入點。

